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慧法会特刊

2013年11月21日

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详细内容

大法让我们成为主角	3
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世人	12
在技术工作中踏实修炼自己	23
在修炼中形成整体 在整体中升华	28
当我符合法时 警察就变了	39

大法让我们成为主角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好！

借法会交流之际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的修炼体会。

一、“四·二五”让我有缘走进大法

我是一名教师，原在我县里县城中学教英语，得法的契机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和平上访。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对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非常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到处打听县里哪里有法轮功学员。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从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法轮功书籍。我将大法书请回家后，用了三天的时间，一口气看完四、五本大法书。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灵，从此我再也放不下这些书了，毫不犹豫的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同时，我也将这么好的大法推荐给我的妻子、女儿，她俩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

中共邪党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和妻子都曾被绑架、关押，我还被非法劳教。出狱回家后，我被调离县城中学，调到距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半山区的一所小学教书，我的妻子也被调到这所小学。学校安排专人监视我们夫妻的一举一动，还经常询问、骚扰。

二、小小英语培训班 讲真相的大舞台

之后我离开了这所小学，在县城开了个小学和初中的英语培训班，从最初的两个学生，发展到现在的每一期百余名学生。这个培训班至今开了十年了，保守的估计已经培训了三千多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几乎都是我县政府单位、公检法人员，其中有县两

任“六一零”主任、“六一零”人员、百分之九十的国保大队警察、各级公安人员、两任副县长及我县其他各级官员，他们都把小孩送来跟我学英语，包括很多英语老师都把孩子送来给我教。这些人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都知道我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也按照这个原则教学生，而且我的英语教学水平在我县也是出名的。

为了不掺杂邪党文化，不毒害学生，我所用的教材是新概念英语，为的就是教纯纯粹粹的英语。在英语培训班，我给我所教的学生们讲真相，给他们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讲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同时我还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年历贴在墙上，学生进来看的见，走的时候也看的见，连学生的家长们也看得见。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两个小学生的对话，一个照着年历上念：“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另一个不明真相，说是邪教。这个小學生急了，说：“你不懂，不要乱说，你看，这样念多好听！”说着，又用稚嫩的声音念了一遍：“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另一个孩子不说话了，也好好的看这大法年历了。去年，有学生聊二零一二的话题，说什么世界末日，有一个学生就和周围的同学说：“不怕，我外婆说了，我们县有好多修炼法轮功的，所以我们不会遇到灾难！”

同时，我也给学生家长们讲真相，学生的家长如果是国保大队或者警察的，我就让学生把家长喊来，专门跟家长讲真相。

大法给我开启的智慧，加上大法修炼者的气质和风貌，使我的这个培训班门庭若市。我心里深知：这些孩子，包括家长，都是为听大法真相才到我这里来的，是修大法把我烘托出来的。我也不放弃机会，讲真相，发神韵晚会光盘，还时常在培训班放神韵晚会光盘给家长看。

最后县“六一零”的人跑来跟我说，他们做了个调查，我所教的学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对我的人品评价很高，这是他们亲口说的。这么多年来，我的这个培训班也是我们县里最好的，用常人的话说就是：教育局不承认我，社会承认我！我们县的其它类

似的英语培训班都开不长，甚至请来外国教师，也热闹不了几天。他们都非常奇怪，纳闷为什么我一个被调离了中学的教书匠、又被非法劳教过的人，竟然开个英语培训班能开的这么红火，简直是红的发紫。还曾经来观察过我这里是怎么开的班。我想这都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加持我，让这些有缘人能找我听真相。

三、在营救同修中整体升华

（一）同修被绑架后 走出来形成整体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在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县的小林同修被绑架了。我当时第一想到的就是要把事情了解清楚，赶紧向明慧网曝光。我赶到了一个同修那里，当时来了几位同修，短暂的交流后，觉的应该马上到小林家里了解情况，可是其他两个同修有了怕心，一个借口家里要做饭、一个借口说是去小林家对人家家人不安全，结果他们就离开了，只剩我自己。我当时心里也有了想法，不能说一点都不怕，但是就打定主意还是要去了解情况，可是因为有顾虑，没敢直接去小林家，就找到了小林孩子的学校，可问孩子又问不出来，孩子说不清。我就回家发了一封信给小林家一村的另一个同修，她在回信里将小林被绑架的情况清楚的告诉了我，我整理后发到了明慧网，我不经常写文章到明慧，但是那一次写了后，第二天就发表了。

两、三天后，小林同村的同修，还有小林的弟弟等人就到我家来，一起商量如何营救小林的事。当时想是该先找律师还是怎么做，但是大家对法律都不熟悉，就商量到省城里找城里的同修帮忙。之后我和小林的弟弟开车到了城里，找到城里的同修，大家交流后，决定先以家属的名义为小林写申诉书，要求立即放人。当天晚上弄到凌晨四点钟，写好申诉书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和小林的弟弟开车回县里，当晚召集了县里的同修，大家商量哪些同修配合小林的家属（也是同修）去营救小林，哪些同修集体发正念加持。

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几个同修，包括小林的家属先到县里的检察院，将申诉交给了检察院的信访处，接待处的人员当场就看

了，看完后眼睛都瞪大了，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那么懂法律！”然后就叫我们坐着，她去找领导，这时我们就跟检察院的其他人员讲法轮功真相，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回来，领导没有来，她做了个笔录，这个笔录完全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按照申诉的要求写的，我记的她当时写的笔录说：“县国保大队闯入小林家，抢走了李洪志师父法像一张，光碟多少张，要求追究国保大队人员的法律责任，释放小林，赔偿经济损失。”写完了还问我们笔录是否属实。我们都非常兴奋，觉得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从检察院出来后，时间有点晚了，大家商量第二天再去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第三天一早我们就到县国保大队。县国保大队好象早有准备，才进大厅，我就被一个以前认识的国保大队警察拉到一边，说叫我不要上去了，说他们那天死了两个人，让我改天去，今天实在没有人。我说我要见国保大队长和指导员，这个警察答应了，只是说今天不行，哪天都行。小林的家属和其他的同修就上楼到了国保大队长那里，把申诉书给了国保大队长。半个小时后，小林的家属和同修下来了，我们一起出了国保大队，小林的家属就说当把申诉给了国保大队长后，他暴跳如雷、但又不敢发火，又憋着，坐立不安，最后嘣出了一句话：“你们是告共产党，又没告我！”意思是他还能躲一躲。

那天傍晚，我们县里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黑云压顶，很多人都吓坏了，我在我们县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一场阵雨，十多分钟后，天空又晴朗起来，恢复了原样。我悟到这是我们县里这么多年第一次利用法律来反迫害，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在这里的表现。

第四天，小林的家属将申诉书交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的一个女警指着小林的妻子破口大骂，还打电话给县国保大队和“六一零”，“六一零”主任和国保大队长赶到后，污言秽语的乱骂，还威胁小林的弟弟：“我分分钟（马上）把你丢进去（看守所）！”骂完后，扬长而去。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没有影响大家营救小林的

心。

接下来的几天，小林的家属就向村长、村支书、村委会成员以及村民广泛散发小林的申诉书，发了近百份，让村里人都知道了小林被绑架的事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

（二）同修配合正义律师 震撼小县城

之后我们同修在一起交流，决定给小林请正义律师，不知怎么“六一零”主任知道了这事，又恨又怕，威胁小林的家属，说：“你们即使请了美国的律师，也让他有去无回！”又骗说法轮功的案子谁敢代理。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要请律师，于是我开车带着小林的妻子和另一同修找到省城的同修，凑巧的是刚好正义律师为另一起同修的案子就在城里，我当时就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就见到了外地的律师，交流后，当场就签了委托书。可是小林的妻子过后有点反复，经过同修的交流，明白了请律师并不是单纯为了同修能出来，免于迫害，而是通过请律师这一途径，更广泛的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揭露迫害，让世人看到真正犯罪的是谁。小林的家属也明白了，决定一定要请正义律师来做无罪辩护。

之后我们回到县城过了一段时间，律师就到我们县里来，我和小林的妻子去接的律师，将律师安顿好后，将律师带到县国保大队。我们这个小县城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外省的大律师来代理过什么案子，律师这一来，我们这个小县城就炸开锅了。县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一下就乱作一团，马上召集所有公检法的开会，两个律师就呆在国保大队，各个科室的人都很好奇，都来向律师打听，怎么会大城市的律师来到小县城来做辩护，还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律师都做了解答，两个小时开完会后，通知说叫律师写个取保候审的申请，说三天后就放人！这一下，大家都非常高兴，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小林的家人都在准备着张罗请客了，律师也离开了。没想到，我们的欢喜心却被邪恶钻了空子。

三天后小林的妻子接到国保大队的电话，说七天后才放人，七

天后又说十五天后放人。十五天后国保大队打电话来直接说：“放人？你们想的美！”小林的妻子说：“你们怎么能骗人！”电话那边说：“我们就是骗你！”这样我们第一次的营救结果不太好，没能让小林回家。但是小林虽然人没能出来，律师来这一趟，却对我们这个小县城的震动非常大，尤其是县政府单位部门，因为地方小，所以人传人，口传口，很快，法轮功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消息就轰动全县了，大家都对法轮功刮目相看了。

之后，小林的妻子、小林的母亲就开始了向县看守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国保大队、县公安局的要人过程。在这过程中，很多同修也都配合，每个星期小林婆媳两人都去要人，隔三差五就去，每到一个地方都讲真相，连看门的人都认识这婆媳俩人了。

（三）又一同修被绑架 整体配合更有力

去年七月，我地另一同修小花又被绑架了，我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在明慧网上给做了曝光。这一同修的丈夫、儿子暂未修炼，公公婆婆都是同修，而且正念都很强，也写好了申诉书，申诉书中写了小花被绑架仅仅是因为向世人赠送神韵光碟，同时还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触犯了哪些法律。小花的家人拿着申诉书向国保大队、检察院到处发，小花家是农场，在农场的场部、左右邻居，乡亲邻里，见人就发，发出的申诉书数量更多、更加广泛。

同时，小花家和小林家一起配合，今天你家去要人、讲真相，明天我家去要人、讲真相，去国保大队和检察院去了不知多少回，最后邪党人员见到大法弟子家属就害怕，就躲。在这过程中，全县同修不仅接力发正念加持，还纷纷配合家属要人、讲真相，许多同修都走出来了，一起配合，有的突破了长期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障碍，有的突破了对警察的怕心。

小林被公开非法开庭前，全县同修互相协调，大家做了邀请函的不干胶，纷纷张贴，并请同修制作语音电话、真相短信，往县里拨打和发送，全县同修交流后都决定要到法庭去参加旁听，正念加持同修，解体邪恶。开庭当天，省城来了两车的同修，我负

责接送，订旅馆、订餐，配合整体，开庭的现场，进入法庭的有五十多位大法弟子，还不包括小林的家属。当律师要求要无罪释放小林时，全场热烈鼓掌。

这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法院第一次这么大的场面，不仅县政府、公检法震动，连我们县城的律师界都震动了，谁都没想到法轮功这么不一般。期间，县里国保大队给我在省城的姐姐打电话威胁，说我太活跃了，叫我小心点，居然去北京、广州请到律师。我安慰了姐姐，讲明了情况，也没害怕。

之后是对小花的非法开庭。一个月前我们就得到消息，知道了小花的开庭时间，上一次小林开庭没有参与的同修这次也都参与进来了。这次准备时间也长，我们做了邀请函的不干胶几百份，还有成立追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组织的公告。我们开着车分给全县、乡镇包括各个村的同修，交流后大家都抢着要，分成了若干小组。在小花开庭的前两天，我们统一时间，全县、乡镇、各村同修各显其能，有的婆媳一组、有的夫妻一组、有的同修几人一组，老少出动，骑电动车的、三轮摩托的、骑自行车、走路的、开车的，基本全县同修都出动了，一夜之间，整个县城、乡镇、村庄都贴满了不干胶。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要被非法开庭的消息全县都知道了，有的人还成了活传媒，到处去说。最后大家约莫算了一下，那一次至少有七百份邀请函不干胶。这贴出来的七百多份不干胶凝聚着我们县所有大法弟子的心，大家同心协力，营救同修，广传真相，整体配合提高。

这些不干胶贴出来后，县国保大队吓坏了，派人去撕，可都撕不完。他们不敢到小花家里，就到小花家所属的农场场部去，国保大队的人加上农场场部的领导上上下下十多人，叫小花家属去场部谈话。小花的儿子先赶到场部，小花的婆婆又马上去复印了十几份申诉书，专门送到了农场场部，人手一份的发了申诉书，其中一人问道：“你这个是才印的？”小花的婆婆说：“是啊，你们来不就是要申诉书来的吗？我就是专门印给你们的！”

第二天去参加小花开庭的人比上次多出了好多倍，省城来了三

车同修，整个法庭八十多个座位都坐满了，还有许多看到邀请函赶来的常人，他们看到这场景都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很多常人也都想进法庭旁听，但是座位不够了。

小花开庭之后，小林的非法判决下来了，被非法判刑后送到附近的监狱，但监狱不收，无奈又退回看守所，但仍不放人。我们同修又经过学法交流，决定马上去要人，同修分了两组，一组去看看守所要人，一组去国保大队、检察院、法院要人。我和几个同修去看看守所，找到看守所所长讲真相，他态度非常好，我们给他讲了真相，他一直好好的听着。另一组去公、检、法部门讲了一轮真相。

没想到，邪恶害怕，第二天就将小林转到省城的监狱非法关押了。

之后县司法局的人利用跟我家沾亲带故的关系打电话给我两个姐姐，欺骗她们说，邪党两会期间，我还敢组织一帮人到县里去“劫狱”，说要断了我的财路，要把我的学生掐断。我的姐姐们很害怕，打电话给我，我告诉姐姐们，我们是大法徒，不怕这些，我也没当回事。

虽然两次营救，同修们没能回来，但是我们全县的大法弟子因为这两件事大家都走出来了，形成了大道无形的整体，使我们全县的民众，尤其是政府部门、公检法人员更加明白真相，从新认识了大法和大法弟子，整个县遍地是真相。

四、邪恶招数使尽 世人觉醒支持

自从我县两次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之后，县国保大队、六一零就把我当作重点人物，说是我组织的这两次旁听，还造谣说我让他们面子上很难看。

今年六月以后，县政法委、公安局施压教育局、镇中心学校以及我县主要的几所小学、城镇中学联合，以政治任务的名义，逼迫各校校长及班主任对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学生课外补习及补习的情况，其目地就是要看看有哪些学生在我这里学习英语。

调查后将我这里所有学习英语的学生包括学生家长的信息全部都搞到手，然后在暑假前强迫各班班主任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打电话给学生家长，让他们不要再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补习，不敢说我是炼法轮功的，造谣说我不具备办学资质，会出问题。

等我的培训班开班的第一天，来了很多家长，跟我说了这件事，我听后很气愤，但瞬间冷静了下来，想起师父的话：“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1]。我想我是主角，这些人都是在烘托我，给我打了一圈免费广告，想着想着，不但不气了，反而有点自豪。之后我问了来上课的学生，问了他们是否接到电话，学生都给我说了情况。

邪恶想通过这些下三滥的方法，让我这里招不到学生，可他们低估了正的力量，低估了真相的力量。通过我这么多年来持续讲真相，以及我所教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每年在中考、高考都非常优异的现实面前，家长和学生都没有受任何影响，开班时学生家长依然络绎不绝，有的家长接到诋毁电话后直接说：“我们了解这个老师的为人，我们就信的过他！”

这次暑假班，我这里照样有很多学生来，而且家长们都非常支持我，这也让我很感动，看到了众生的觉醒，更感到作为大法弟子的骄傲。我也经常接到以前教过的学生家长打来的感激电话，听的我都非常感动，有的学生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还一直都记得我，说我是他们的终生的老师，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暑期班结束的那一天，我对妻子同修说：“走，我们今天去教育局，找教育局长！”我穿戴整齐后，和我妻子来到县教育局，直接找教育局局长，开门见山亮明身份，然后说明来意，告诉他教育局之前给我所有的学生打电话，叫家长不要到我这来学英语的事。我给他讲了我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讲了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妻子也配合说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下流手段，教育局局长一下就气炸了，大声叫嚣，说我到国家教委去告也没用。我不急不气，说：“口说无凭，拿纸写上，你白纸黑字写上某县教育局局长某某叫我到国家教委去告，并说告了也没有用！”没想到这

一说把局长吓坏了，坐立不安，再也不敢提了，好好的听我说。

最后他说，我做这个（培训班补习英语）还是挺好的，并说是县政法委叫他们干的，他们也没办法。我对他说：“你不要糊涂了，要明明白白的活着！不要跟他们干这些事！”之后我想，这事我一定要继续揭露，每逢酒席、吃饭、做客，我都说这件事，揭露的同时讲真相，没想到，县里大部份人都知道，还有一个小学教师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当时是全校邪党党员开大会，要求所有班主任都必须重视，将这件事纳入年终考核，扬言就是要在暑假前将你这里的学生全部掐断，要断你的财路。没想到他们大败而终，他们的原话说他们很受‘伤害’！”

写到这里，回顾走过的路，我深知我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大法所赐，所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我从来不敢怠慢，走到哪就讲到哪，发神韵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我觉的自己什么都能干，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干，干什么都行，干什么都很快乐。

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更好的和我县同修们整体配合协调好，更好的救度众生，让我们这一方众生因为有你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而生机勃勃、得救有望！感恩师父，合十！

注：[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三》〈走正路〉

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世人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自我在三十九岁生日时有幸得大法，沐浴师尊洪恩慈悲苦度，走过了十八年的风雨历程。值此明慧网第十届法会之际，向恩师汇报自己在正法修炼的非凡岁月里，在营救同修中修己救人的心得体会，与同修分享。

得法前，在我地区政府机关直属接待单位主管接待工作。说

是部门经理，更多的时候我干的是总经理的事情。特别是我在得法前后八年间，我先后负责了多次国家级的大型高规格的接待活动，那时候我是上面领导指名钦点的不可取代的“人物”，所在的职位是个位高权重、最好捞钱的肥差。但我能够做到不贪不占，不争名利，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客人热情周到，对待员工如同亲人，工作上几乎没出过什么差错，连全国有名难伺候的人都几次点名要住在我们单位才放心。而铁路总公司的总指挥长，总会计师在单位撤走时的答谢宴会上，说我从没向他们开过一次口，为自己谋过一次私利，拉过一笔生意。只要我向他们开一次口，我就可以赚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的钱。当他们问我原因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不能那样做！他们都认为我太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我这样的人呢？放着这么好的捞钱机会竟然不要，只知道苦做。

那时候我刚得法不久，后来我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能做到那样，是因为师父从我没得法之前就在管我，让我守住心性，少造业，所以在刚得法就能突飞猛进，学法十几天我就百病全消，每天精神劲十足，四十岁的人像二十几岁的人一样。学起法来也是如饥似渴，无论每天工作多忙，多累，我都想抽出时间来学法。在学法点上，大家都是比盘腿时间长短，而我总是比学法时间多少，通过那段时间扎实的比学实修，师父也让我看到了许多的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我能说会道的个性特点，以及擅长交际和较强的为人处世水平，现在我悟到这些都是师父赋予我在大法及大法弟子蒙难期间证实法时的素质啊！

师父引导找同修 迫害首日震警局

九九年“七·二零”那天，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也很不安。一早上来到单位，就去找领导请假。因在此以前，我从没请过假，他觉得很诧异，就说：“我要出差，我走后，你负责单位的全部工作！”没等他话说完，我就很急躁的打断他的话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他看我很坚定的样子就说：“好吧！你只能休息一天！”我收拾好东西，刚出单位大门，就碰到两个同修急急忙

忙的来找我，说昨天半夜，我们这里的几个辅导员都被警察抓走了，不知道现在人关在哪里？我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就打电话到一个辅导员家里核实了情况，然后想都没想，就对他们两个同修说：“走，去要人！”其中一位同修说，全市那么多派出所，到哪里去要呢？我说那就一个一个的去找吧！当来到本辖区派出所门口时，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就直接进去了，刚进门，就听到有人问：“找谁？”我抬头一看，真巧，竟然是公安局局长，以前认识他，心想，这真是师父的安排啊！于是我答道：“找你啊！”这时，他也认出了我，就这样，我就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不是抓了我们的辅导员，现在人在哪里？他一听，赶快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这都是上面让干的，我也没办法。”我一听就立刻义正词严的对他说：“他们犯了什么法？他们都是一群好人，每天就是在炼功点上放放磁带，打扫一下卫生。你看我是好人吧，他们可比我还要好，我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不仅身体炼的没病了，每年为国家节约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处处要求自己做个好人，社会风气也变好了，真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啊！不是你妻子也在炼吗？你们为何要抓这些好人呢？”听到这里，他吓的脸色都变了，连忙低声说：“她早就不炼了！这件事我也没办法，是上面要干的。”我说：“你是局长啊，你的话他们敢不听吗？你叫他们放人啊！”他立刻露出一副很诡异的表情说：“这件事不是一般的事，恐怕我说了也不算啊！”听到他这么说，立刻又一种不详之感笼罩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情愈加的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对他及几个警察正言道：“那你们可不能随便打我们的辅导员啊！谁动谁一定会遭报应的！”他们连忙赔笑着说：“哪能啊！不会的！不会的！”

警察明真相 环境变宽松

二零零零年下半年的一个星期天，和我一个学法小组的A同修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有两个警察在我家里，我是趁给他们倒开水的机会给你打的电话。”我一听，立刻就想这个同修曾去北京上访过，这时候警察去找她干什么？不行，我必须马上去看看。

于是我就装了一碗煮红薯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假装路过 A 同修家顺便送一碗红薯给她的孩子吃，可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到 A 同修家老远就听到 A 同修的四岁多的儿子在哭，他说妈妈让两个人带走了，再一看，家也被抄了，屋里一片狼藉，平时放在桌上的大法书籍也不见了。我对同来的同修说：不好，肯定是被带到派出所了，你赶快去通知她的家人，我去派出所看看去。说完，我就急急忙忙的朝派出所跑去，一路上，我不停的背诵着刚学会的经文：“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1]到了派出所，我一眼就看到 A 同修坐在门卫室里，我灵机一动大声对她喊道：“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儿子哭的可怜巴巴的到处找你，都跑到我那里去了，现在被我锁在家里呢！”这时我认出了坐在他对面的警察正是派出所的指导员，因他曾到我单位监视我，所以认识他，我连忙给他打招呼说：“你们把她搞来做什么啊？她又没做什么坏事，现在她的孩子正哭的不行呢，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也脱不了什么干系啊！她那几个兄弟都不好说话呢，再说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修善做好人的啊！赶快让她回去吧！”这时那个指导员说有人举报她总是在外面宣传法轮功。我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啊，又没犯法。一边说一边推着同修往出走，就这样及时的救出了同修。

回来后，我又想，必须得给这些警察讲真相，要不下次他们还会来捣乱的。于是我就找到了那个指导员的战友（也是同修），商量着一起去给他讲真相，我们为此做了充份的准备，找了很多资料，去他家给他讲了一次，劝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不要再管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然后，我又利用在外面大街上碰到他的几次机缘，给他讲了几次。后来，他真的不再做迫害法轮功的事了，还三退了。有一次，他和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到我单位搞所谓的“关心回访”，其实是怕我又上北京上访，我又趁机会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临走时，他们还嘱咐我要注意安全。

二零零一年，全市公安系统人员大调动，我认识的一个护士的丈夫原来是乡镇的政法委书记，现在调动到我们辖区当派出所所

长，专门负责监管我。我就找到这个护士，托她给她丈夫送真相资料看，并请她转告她丈夫，我想和他谈谈。她说她丈夫很忙，恐怕抽不出时间见我。谁知，第二天我在骑车上班出巷口时与她丈夫不期而遇，当时我就想，真的是我想做什么，师父就帮我安排，刚说想见他，师父就让我们巧遇啊！我见是他，连忙说：“恭喜您啊，当所长了！什么时候我们抽空坐坐啊！”他笑着说：“好啊！要不这样，后天我值班，你去找我吧！”我爽快的答应了。随后，我做了细致的安排和准备：先是根据他的情况准备了详细的资料和书籍，还预料了他可能会提的一些问题，并想好了如何回答，然后又安排了同修为我发正念，最后还告诫自己不要急躁，说话要委婉，语气要善。到了约定的那天，我准时到了他的办公室，和他详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九九年“七·二零”那一天，按上级指示，他们把全乡一百多个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乡礼堂，这些人一天没讲一句话，他当时特别想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象我这样让他们夫妻两个都比较佩服和尊敬的人为何也炼法轮功？我就根据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详细的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自己修炼后身体身心发生的巨变，大法洪传后，中国上亿人修炼，社会道德的回升，以及大法在国外传遍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而唯独在中国遭受迫害等等问题。最后我还劝他对待法轮功问题上要睁只眼闭只眼，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保护法轮功学员，为自己积功德，将来才会有好未来啊！临走前，我把带去的资料都留给了他，他表示一定抽空好好看看。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对师父说，一个生命明白了，求师父加持。回家后，看到师父法像好象在对我微笑，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

在那以后几年，该所长任职期间，前面提到的 A 同修在外面讲真相时，再次被别人举报送进派出所，我去他办公室要人时，他嘱咐我们以后要注意点，几分钟就放人了。还有一老年女同修在外贴真相资料时，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他在接到我的询问电话后说：“她家里的东西太多了（指的是大法书籍资料等）。”后来据这位被抓的同修回来后说出事那天这个所长的手下在她家什么

都没动，是那个副局长带人抄的家，非法拘留十五天后，我去找所长开“放行证”，他二话没说就开了。

师父说：“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2]

那几年，经常有同修遭绑架、被判刑、被洗脑，我在参与营救时，有时环境不允许，时间又紧，真相不能讲到位，不具体，不全面。很多警察，政府官员不愿多听，只是应付，得不到救度。我们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经常的寄不同内容的真相信，尽全力让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迫害。

师父赐“冷风” 机智送“情报”

二零零一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要求大法弟子要发正念的通知，一位同修说，我们得把这个通知及时告诉各拘留所的被关押的同修。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哪里下手呢？该如何做呢？我正在盘算着本地被拘留的同修的情况时，突然，外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我不禁打了个冷噤，感觉天一下子变的好冷啊！这时，一个好主意也油然而生：天变冷了，可以借这个机会给里面的同修送衣服啊！

于是，我一路飞奔到一位被关押的女同修的弟弟家，把要求发正念的事告诉他，让他找借口去给他姐姐送衣服，把消息传递进去。可同修的弟弟说，我刚从拘留所回来啊！他们不可能让我一天见两次人啊！下次会面要五天后呢！我说：“你没看到师父已经派“冷风”来帮忙了吗？天变冷了，送衣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说着，就让他找了几件同修的衣服，我把准备好的纸条巧妙的缝进了一件花衬衣口袋里，让同修弟弟送了去。结果很顺利的把衣服和“情报”送进了拘留所，聪明的同修也及时发现了纸条，并把消息传给了拘留所里的其他同修。从那以后，看守所里的环境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的体会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关心并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正念，时刻信师

信法，正念正行，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啊！也就是从那时起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都坚持不间断的整点发正念，把它形成了机制，当成了生命的一部份。

说服家属救同修 师赐神通脱虎口

二零零四年清明节，我地三位女同修到乡下讲真相时，到了晚上，又不熟悉地形，一位年轻女同修与大家走散了，三天没回家，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同修们发正念，不分昼夜的到处打听寻找，都没有下落。我得知情况时，正值身体消业，非常难受。听说后立即骑车去附近的派出所打听，在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一个已经讲过真相的警察，我就问他这几天派出所有没有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说不太清楚。我说请你去派出所小号、黑房里去看看，功德无量啊！他立马就答应了，十几分钟后，他认真的对我说：真的没有。并说：你们不要上我的榜啊（恶人榜）。我说：你做好人不管法轮功的事，我们只上你的功德榜。

因邪党对该同修多次迫害，对她家庭、丈夫、孩子的伤害很大。这几天，其他同修曾让她丈夫和大家一起去公安局、拘留所找人，她丈夫都不愿开门，或者开门不理睬，蒙头大睡。看到这种情况，我一时也不知所措。

想到师父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3]我就想，这几年来在营救同修的事情上，我从来就是义无反顾，把它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这次我怎么就变的束手无策了呢？仔细向内找，我扪心自问，这次我真正把同修当家人了吗？我们只是想逼着同修家人去找，只知道着急抱怨，为什么不按照师父法的要求去做呢？我又想到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啊，你们都说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真的能够在正法中起作用、助师正法。你们得用心才能做到，不用心就会成为拖累，做不到还会干扰和兑现不了大法弟子的承诺，真得重视起来才行。” [4]

一天晚上，我约上另一位同修再次去找失踪同修的家人，真正的用心，用善念，站在失踪同修家人的角度，体谅他在妻子这些年在遭受迫害时所承受的压力、困难、无奈和痛苦。足足与他交

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终于被感动了，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找他的妻子。在这期间，其他同修都主动来帮他照顾孩子、做家务。

第二天，我们直接来到拘留所，一路上，我们不停的发正念，求师父赐予我们智慧，一定要找到同修。到了拘留所，我们向值班警察打听失踪的同修，他反问我们和同修是什么关系？我脱口说是我的侄女，并让同修的丈夫拿出证件来，这下终于找到了失踪的同修。当她被人搀着出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人完全变了样，脸也被打变了形，上面还有几个紫血印，我简单的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在派出所被警察雇佣流氓打的，她的丈夫看到她的惨状，几乎哭出声来，值班人急忙把她押回去了。

在这期间，我曾抓紧机会向值班警察讲了几句真相，过程中，他曾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说了，没想到就此埋下祸患。过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准备把师父新讲的法分给其他同修，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往外一看，是本辖区派出所的副所长和几个警察，他们说让我开门，我一边问他干什么，一边准备把门锁紧，到了门口才发现我家的门之前根本没锁，是虚掩着的，我赶紧把门闩紧，心里在想他们怎么没发现门没锁呢？一定是师父在保护我啊！他们见喊不开门，就骗我说那你明天去派出所一趟吧！其实他们是想麻痹我，让我放松警惕。听他这么说，我就顺口答道：我又没犯法，去派出所干什么？然后我就给派出所所长（前面提到的护士丈夫）打电话想问他怎么回事？可他根本就不敢接电话。我又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同修，请他们帮我发正念。然后我就读新到的《洪吟二》，背诵里面的经文，并发正念。

第二天一早，邻居在他家阳台给我比划，让我看外面，我从窗户一看，吓一大跳，我以为那些警察昨晚就走了，谁知不但没走，还又来了几车警察，把我家的巷子口包围的严严实实。我赶紧把家里的大法书籍、资料、师父法像等收拾了一包，放进了邻居家的院子。然后就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整整发了一天，中间累了就休息一小会，然后接着发，好在那些警察只是把我家围着，

并没有采取行动。全靠师父在保护我。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对老年同修夫妻不顾自身安全假装成卖菜的，推了一车菜混到我家门口来打探消息。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我听到外面有同修在小声喊我出来要接我走，我赶紧拿起一本《转法轮》就跑出了家门。出来后，巷子口没有路灯，黑灯瞎火的，我又没看到来接我的同修们，只好一个人往外跑，一路上，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就象电视里的慢镜头一样，还发着光，很亮，照的路边几个老人都望着我跑，慢慢的，我就感觉自己飞起来了，我激动的要哭，心里念着：“师父啊！感谢您赐予我神通，让我逃离虎口。”快到河堤时，同修们骑车追上了我，帮我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一位同修家，并和她们一起学了一讲法。十二点，我们一起发正念，定中，我看到一尊弥勒佛在我市的一座大山上望着我笑，我想这一定是师父暗示我，点化我现在平安了。后来我听对门的亲戚讲，那天我刚走，警察就回来了，还嚷着，怎么吃了个夜宵就不见人了呢？还说那天参与包围我家的警察有两个中暑了，我想四月的天气还能中暑？是遭报应了吧！

我辗转十几天，从本省到了外省，在外流离失所了两年半时间，这期间，我不停的给参与迫害我的警察和领导写信，给他们讲真相。后来，我回家后，就再没人来骚扰我了。自这次险情后，我痛定思痛，用心向内找，找到了自己一大漏：几年来，我积极参与营救同修，每每抛头露面，也很顺利，从同修们的佩服眼神中，慢慢滋生了显示心和自满心，有时候把师父赐予我的正念神通当成了自己的能力，好象在证实法，心里也知道一切是师父在做，但实际是在证实自己。在同修面前，时常的冒出不好的念头，还飘飘然。那时候，一忙起来，法就学的不扎实了，心不静，成了常人做大法的事，表面上是被恶警迫害，其实是自己强大的显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

营救同修放下情 配合整体处处显神奇

被迫离家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好实修，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离开家乡后，我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来到外省

儿子打工的城市，然后又来到省城，一直过的很辛苦。在这期间虽然也在不间断的做三件事，但面对生存的压力，多少还是有些懈怠，感觉没有以前精进了。

到了去年，儿媳妇要生孩子，儿子叫我去外省照看孙子，我就去了，没想到这次几乎上了“情魔”的当，整天忙着照顾孙子、儿子，做三件事几乎都抽不出时间了，好几次我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但却没法摆脱这个现实。最让我忧心的是，家乡的 C 同修被绑架半年有余了，家也被抄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一想起正在受苦受难的同修，我的心就如针扎一般难受，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想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真想马上回去帮忙营救。可是孩子们肯定不希望我离开，如果我走了，孙子就没人带了。

就在我坐卧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这天我儿媳妇突然接到家乡一位同修的电话说找我，于是我当机立断，借机回去处理房子和单位扣发我的工资的问题。虽然孩子们很不愿意我回去，但看我主意已定，也没有再阻拦。当时只差十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很担心买不到回家乡的车票。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附近的售票点，说来也真是神奇，平时买票的人都是排很长的队，我去买时却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售票窗口对售票员说要一张近期返回老家的车票，售票员说刚好就剩一张了，还是一张朝发夕至的特快车，下车就可回家，非常方便，平时这种票都很难买到的，没想到让我如此轻松就买到了。这真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啊！

回到老家后，我顾不上休息，就立即找来熟悉情况的同修先了解情况，得知 C 同修被抓的前两个月，他儿子曾积极配合其他同修一起到处找人，时间一长他有些懈怠了，数月来，其他同修们还在不停的劝他。于是我和同修们一起制定了营救计划：由我先通过以前的关系先打听出同修的关押地方，然后再设法营救。与此同时我和其他同修抽空再次去劝说 C 同修的儿子，通过一番设身处地诚心交流，他的儿子同意再次和我们配合营救。我找到了了解真相的原同事，向他讲了 C 同修的情况，并请他帮忙，他很

爽快的答应了，并向我承诺一定要帮我们找到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第二天便得知 C 同修被关押地方。接下来，我们又多次去找一位我曾经认识的退休领导，想通过给他讲清真相并得到他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他终于答应给他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说一声，以后不要再管法轮功的事了。

后来，我们又打听到 C 同修的案子已移交司法部门等批。这天，我带了很多资料去省城找我曾经认识的领导讲真相，刚下车走到路边，就感到一股力量推着我向旁边一栋高楼走去，进门才知道这是一司法机关大楼。门卫问我找谁？我随口答道找老乡。这时，我突然想起好象我家亲戚的同学在省司法系统上班，但我和他好多年未见面了，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太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由于我说不出要找到人的名字，门卫让我去对面的接待室打听一下。我把要找到人的大概长相、身高、年龄向接待室的老人描述了一下，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叫某某某，我一听连声说是的，是的，就是他。门卫帮我电话联系上了要找的人，上楼一见面，他就说：“真神啊！你怎么找到我了呢？”我笑着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神在帮我啊！”我向他讲了真相，并讲了 C 同修的被迫害情况，请他帮忙。没想到 C 同修的案子竟然是他的手下主办，他当场打电话给他的手下，叫他们快点办，还劝我别着急，他们一定会快点办好的。

想到这次找人事件的整个过程，这一切看似巧合，实际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伟大慈悲的师尊啊！真是为弟子们操尽了心。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当时那个激动感恩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那段时间，同修们都密切配合，天天去法院发正念，出去贴粘帖，寄信，加持同修。没过几天，C 同修的儿子就接到了电话说他爸爸要回来了。C 同修出来后说，恶警说要判他个判三缓四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正是大法弟子的路由师父说了算，谁说都不算啊！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大家一起向内找，整体配合非常好，再加上 C 同修正念强，无论他们怎么迫害，始终没向邪恶招出一个同修，结果

是同修顺利回家，我们所有的同修都通过这件事得到了整体提高和升华。

感悟

十几年的修炼历程，我在营救同修的项目中得到了锤炼，也体验到了修炼过程中随着心性的提高，自己不断的在升华。这期间，也多次暴露出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虽然在同修的帮助下，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修去了不少，但还是感到自己有时候修善不够，性情急躁，遇事不够冷静，欢喜心，显示心也没完全去掉，尤其是党文化的思想也较重，以前在常人中养成的说话方式和语气常常令同修反感，有时还会看不起心性提高缓慢做事效率低的同修。现在虽然环境宽松了，但自己的修炼状态有时反而比不上迫害严重的前些年。在这正法时间已剩不多的日子里，我向师父保证：一定勇猛精進，抓紧实修，弥补不足，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不负师恩，跟着师父圆满回家。

叩谢师尊！合十谢谢同修一路相伴，共同精進！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2]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3]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在技术工作中踏实修炼自己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下面我主要想把我在技术工作中修炼的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

慈悲指正。

一、突破观念，学习硬件技术

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大法，丈夫不善言谈，平时总是埋头钻研技术，在硬件方面及打印机维修方面比较擅长，我则比较擅长软件方面。这样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得心应手。

今年，当地一位协调同修找到我说，周边县区在技术方面比较薄弱，尤其在打印机硬件的改装方面及真相手机方面都不会，是否能去帮助他们一下。我和丈夫商量，可是丈夫工作单位很忙、人手又少，很难请下假来。这下大家可发起愁来，怎么办呢？后来同修提议让我学一下硬件的改装。我一听马上观念上认为根本不可行，这些都是男人的活儿，我一个女人怎么干的来呢？！平时丈夫拆装零件我总在旁边帮忙，按理说看的很熟了，那也觉的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那些电路板啊、电线、插头、螺丝什么的我一一看就心烦头大，根本搞不懂。同修一再鼓励我，丈夫也鼓励我说好学。

实在没办法，那就学吧。丈夫手把手的一点一点教我，我则边操作边拿笔一步一步详细的记载下来操作过程，可是等他上班走了，我自己改装的时候，还是经常出错，不是螺丝上错了，就是线排错了，甚至有时装不回去了。次数一多丈夫也有些烦了，说我两句。我一下子就火了：“告诉你我学不了，你非叫我学！你快请假自己去吧！我不学了！”丈夫不再说话了，耐下性子继续教我。

过后我也向内找自己，总是有不叫人说的。这个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东西在我这儿很顽固、很严重，我得去掉它。为什么我总出错，总学不会呢？我想起《论语》中师父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1]哦，我是被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挡住了，观念总认为这是男人的活儿，女人干不了。我得突破这个观念，我一定能学好。

后来我就用数码相机把自己常出错的地方拍下来，组装时就容易多了。后来有一次，我都拆装的比较熟了还出了错，由于有个地方少装了颗螺丝，还错着位呢我就回装机盖，把字车线缆给压断两根，自己还不知道。丈夫同修回来一看出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下火了：“你怎么搞的？！装不上去，就别装了，还硬装！看看还是新机子呢，就被你弄坏了！以后你趁早别干了！”我一声没吭，心里也很自责，唉！真是，新机子就被我搞成这样！一下子又没信心了，心情沉重，很难受，很想哭。

我向内找自己：还有很重的不想让人说的心；怨恨心也很强；有应付差事的心，做事不求甚解。这是修炼，我努力的修心就是了，不能没有信心，我得理智起来稳定的走下去，我必须坚持。通过这次之后我又认真记了一下拆装原理及螺丝的位置，拆装的时候，格外小心谨慎，技术一下有了很大进步，再没出过错。

二、在技术交流和教授技术中修心

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

在去C县教授打印机改装技术中，G县的技术同修也去到C县学习，这位同修总说他这个也会、那个只要看看教程也会，我刚开始心态还把握的住，“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2]他总没完没了的说，我一下心性守不住了，抢白道：“那你就回去看教程去吧！”再后来，就对他一直不耐烦，没好气，结果造成间隔、损失，以后G县一直没和我们来往了。

回来后，同去的协调同修给我指出来我看不上别人，脾气太大。我也找自己，自己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心胸狭窄，坏脾气，容不得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光在技术上提高，心性修不上去，对修炼有什么益处呢？！后来再到其它县区教授技术或帮忙时，再碰到有同修表现出来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我就尽量的克制自己的脾气，修自己，站在同修的角度理解同修。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心胸宽多了。

修去欢喜心、显示心

师父在《转法轮》中把显示心理和欢喜心拿出来单讲，可见这两种不好的心对修炼人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前些年，欢喜心和显示心在我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以致我自己总能清楚的看到它。每每在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支配下表现自我，过后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是那么丑陋，心里会很后悔、很难过。可是下一次又会象喝醉了一样控制不了自己，又去表现。学法中知道这种心不是自己，我努力的排斥它、抑制它，到哪里不是必须说的话就尽量少说话，这样显示心就失去了表现的市场。后来明显感觉到它越来越弱，我越来越能找到自己、控制自己。

有些同修看到某同修有些技术或能张罗一些事，就误以为此同修修的好，总喜欢夸奖同修或什么事情都喜欢问问此同修的意见，其实这样的认识很不在法上，自己修不上去，还滋养了同修的欢喜心、显示心，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害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2]师父在讲法中讲过衡量修炼人就看心性。

修去妒嫉心

以前教同修技术的时候，我只教给他问到的，其余的就不管了，宁愿他遇到问题我再跑一趟，不是因为没时间或者没想到，而是有所保留；同修有什么技术问题没找我而是找了别的技术同修，我心中会有一丝不悦；有些技术同修谈到某种技术是我没有掌握的，我会心中不快……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心态，为什么会不高兴？哦，这不就是妒嫉心吗？

我看到本地有同修因为妒嫉心而表现的很不象个修炼人、很跋扈，她在修炼上不是很可怜吗？她的表现为什么会让我看到？这不是因为我的妒嫉心也很强烈吗？师父明确说过：“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嫉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2]我必须警觉了，必须修去妒嫉心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修掉妒嫉心！

你不是妒嫉吗？我偏要把自己所会的都认认真真耐心的教给同修；我偏要把来寻求帮忙的同修引荐给其他技术同修；我就不承认心中的不快是我，我就要为同修掌握的技术多而高兴。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心态越来越平静，内心越来越祥和。

修去干事心

由于技术人员不是很多，再加上周边县区也经常需要过去帮忙，有时就显得工作很忙，不知不觉挤的学法时间越来越少，干事心就越来越重。表现为总是想先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才去学法，本末倒置，把学法放在了次要位置，忘记了学法是第一重要的。发展下去就成了恶性循环，越不注重学法越被邪恶钻空子，就让你越忙，不但忙，而且还干事不顺，忙不出什么成果来。事倍功半。越忙越更没时间学法。最后就成了脱离了修炼只是做事了。师父每次讲法都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其实只有学好了法，才能真正在修炼上提高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邪恶没办法钻空子干扰，工作也自然顺利，自然能达到事半功倍。于是我要求自己早晚炼功，上午十点以前静心学法，只要不是太要紧赶时间的活儿一律都推到下午去做。

这几年，我看到不仅技术人员很容易犯此错误，一些协调同修也很容易犯此错误。干事心危害也很大，干事心一旦滋生，不及时修去的话会使人思想脱离法，从而各种心趁机侵入蔓延，最后被邪恶钻空子，不但事情没做好自己还掉下去了。

尽管各种不好的心时不时还会冒出来，但是我一点都不怕它们了，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而它们也明显越来越弱了。

我明白：自己掌握的技术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因为修了大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史前的誓约，师父给开智开慧才得到的。做不好是有罪的。我距离法对我的要求差的很远，精进的意志不如刚得法的时候，去执着心拖泥带水，经常会懈怠，我知道自己这样是有罪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我必须保证学法，主意识精神起来，时时都能清醒明白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什么、做好三件事才行。

我一定要努力做好！请师父放心！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论语〉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在修炼中形成整体 在整体中升华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我于一九九五年得法，至今已十七个年头了，在这十七年的修炼中，师父的慈悲呵护是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说不尽的。今天我把这么多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师尊安排我在帮助同修中修好自己

由于在当地我得法比较早，所以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前我成了当时的辅导员。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我曾被四次关押迫害，这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决定卖掉原来的房子，换个环境，结果不长时间又被邪恶知道了，我就又搬家，后来由于怕心失去了学法的整体环境。

到了二零零五年的时候，师父在我家附近安排了一位老同修，老同修也希望能有一个学法小组，就这样我和老同修约好每天晚上在我家学法。丈夫同修由于怕心，说只允许老同修一个人来。一段时间下来，我和老同修都觉得很好。我们地区的很多学法小组大都是每周的一、三、五或二、四、六学法，象我们这样每天都学法的还不多，所以有很多同修陆陆续续的来到我家学法，这样，来我家学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学法小组也由一个变成了几个。

在一次学法时，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到了找回昔日同修，就想自己以前是辅导员，认识很多昔日同修，我有责任和义务找回他们，让他们回到大法中来。就这么一想，师父就安排了好几个同修找到我，他们都没有学法小组的环境。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很多同修晚上没有时间出来学法，而白天有时间，于是在

我家又增加了一个白天学法的小组。这样，我们白天系统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学习《转法轮》，这样我家白天晚上就都有很多同修来学法，并且到了整点就发正念。通过这段时间的学法，我感觉到在法中升华的很快。

不过这期间也有干扰，母亲同修来我家一看，白天晚上都有不少人在我家学法，就起了怕心，和丈夫同修说了些担心的话，丈夫同修本来怕心就比较重，回家就在同修面前发脾气、找茬。由于白天、晚上的大量学法，师父的无边法理层层展现，生命在法中明白法理后的幸福和愉悦使我有了智慧，无论丈夫怎么表现我都不动心，就用师父讲的“一个不动就制万动”[1]和“修内而安外”[2]的法，解体了这次干扰。

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我首先冷静的向内找，我知道旧势力害怕我们形成整体，所以才指使亲人来干扰学法小组，学法小组是师父留下来的学法形式，任何生命与因素都不配干扰，那为什么它能干扰的呢？我无条件的向内找，母亲和丈夫同修表现出来的都是怕，同修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一照，发现原来是自己思想深处有怕的因素，找到了原因所在，调整好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因素，丈夫同修和母亲同修也都在法中升华上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学法环境，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创造学法环境，这样对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很有好处，这也是圆容了师父所要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小组整体学习《洪吟三》的体会，《洪吟三》刚到手一本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轮流读，这其中有老年同修不认识字的，我们就查字典，然后帮他们写下来，我们采取每首诗每个人读一遍的方式，一圈下来就是十几遍了，然后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一下自己对法的认识与理解，发现这样学效果非常好。每人每天再抄下来几首带回家去背诵，我们小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十几岁，就这样十五天之内，小组的同修们便把《洪吟三》五十二首诗全部背诵下来了。这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给我们以后的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在帮助同修过关中修去自己的执著

我们地区有一位同修大姐 L，她从九九年“七·二零”以后由于怕心等执著，就把修炼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八年她才又从新回到大法修炼中。二零一二年四月，同修 L 被病业干扰，医院诊断为心脏病，如果不换心脏，最多就只能活半年了。同修 L 决定不做手术，回家学法。大约十一月份左右，她出现全身浮肿，后来她们学法小组的协调同修找到我，让我们小组配合发正念，我们小组白天去她家，晚上回来，晚上她们小组再接力发正念学法。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晚上，我们小组正在学法交流，同修 L 的女儿及协调同修来到我家，说同修 L 自己提出要来我家，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要不然怕家属强行将她送往医院，问我可不可以，我和同修做了简短交流后决定让她过来。不一会儿车就到了，同修 L 一進屋，我丈夫吓了一跳，把我拉到里屋说：“这人都啥样了，你还往家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刚才她一進屋，我就看到她脑袋的上半部份都没有了。”我对丈夫说：“咱们给她加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丈夫从里屋出来对同修 L 说：“姐，你就这待着，这是我家，你尽管放心。”

同修 L 当时的浮肿非常严重，自己上床拿不上来腿，我去帮忙抬，我抬不动她一条腿，两个乳房肿得老大，乳房下部的皮肤胀出了血口子，两条腿、腰一直到前胸、后背都肿的邦邦硬，她的整个身体普遍肿起来有十多公分厚，头、脸都肿得老大，看起来很吓人的，她自己的衣服早已穿不上了。我把丈夫夏天穿的弹力半袖找出来给她穿，下身也只能穿一条弹力男式四角内裤，因为我家的室内温度高，她就只穿这两件就可以了。当时我想，同修 L 的身体这样，一定是邪恶的迫害，她那么多年没学法了，一定是有法理不清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就和她一起多学法，从法理上交流，我们小组的同修白天陪着她学法，晚上其它小组抽人来我家二十四小时接力发正念学法，这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

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同修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发正念，有的下班就过来，天刚亮就要走，我就做几个小菜，让同修吃过饭再走。这样一来，我家白天晚上都不下二十来人学法，发正念，丈夫和儿子都去姐姐同修家住。同修 L 在这强大的整体中，认识也提高了，也有了食欲，无论她什么时候想吃，我都给她做。刚开始由于肿得厉害，晚上根本不能睡觉，姐姐同修就把她抱在怀里发正念，让她放松一下，睡上一小觉（其实她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睡觉了）。同修 L 非常感动，她说：“我得好好精进了，我要不好好学都对不起前来帮助我的这些同修们。”大概在她来的第三天晚上，师父给她净化身体，我就看到从她脚脖和小腿处往外渗水。刚开始是小水珠，后来就淌流了，从小腿排水我还是第一次见着。有一位医生同修来我家看她时，感慨的说：“同修敢留你，去医院不会有人留你的，就是我也不敢留你，师父从最好的部位把水排出来了，这么多水，要是走尿道的话，那肾就废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恩师父的洪大慈悲。所有参与的同修在整体中都提高的很快。这一次的整体配合，我体悟到了师父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高都做了细心的安排，虽然同修的病业不是师父安排的，但在我们坚定不移、信师信法的整体配合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在这期间也去掉了我很多平日不易觉察的人心，我不放松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不对立即用法归正。同修 L 现在已经能睡着觉了，她为难的说：“这水要是垫不住，渗到床上，可怎么办呢？”我说：“一张床多大个事，只要你能好，我再买一张又怎样？你尽管放心的睡吧！”虽然平时我爱干净，但我深知，我们之间不能有一点间隔，有一点间隔都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我要用洪大的慈悲去包容同修，同时向内找到自己怕脏的心，谢谢师父让我发现这颗隐藏很深的心，让我修去它。我家满屋都是她用来垫脚的毛巾，平时她走一步路就是一滩水，吃一顿饭的时间，地上就是一大滩水，同修们没有一个嫌脏的，都给她擦、洗。她坐过的餐桌、椅一块块的黄，我知道那是渗出的尿液，她本人不

知道，我也先不去洗，免得她心里有波动，从而影响她提高。坐便上厕所，用完手纸，回不过身来，有时扔在地上，我马上捡起来，不让她看见。由于水肿，大、小便需要每天用温水清洗，我让她用我家的盆洗……在这方面，其他同修可能早就修去了，或根本没有，而我到现在才修去，真是惭愧。

在这期间也有很多干扰，我一定不让干扰她的事在她面前出现。有一天母亲同修打来电话说：“那人还在你们家吗？她那么重，万一有事你能承担的起吗？你家白天晚上都那么些人根本不行，马上到年关了，你可别整出啥事来，她家人要来接她就让她回去吧。”放下电话，我调整一下心态，母亲这是担心我呀，情大于法了，我还是去一趟，电话里也说不明白，她也是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提高认识，形成整体。母亲平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准备好了批评我呢。我和母亲在法理上交流，我说：“妈，同修现在有难，我们能不帮吗？难道要等到旧势力夺走她的肉身吗？师父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3]，那如果换成是我呢？”我流泪了，母亲说：“老姑娘，你做的对，我错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母亲承认她错了。

邪恶见干扰不了我，就在别的地方下手。一天早上丈夫回来说，他三叔要跟我借五万元钱，丈夫说必须得借，不然他三叔银行的工作就下岗了，当时我想，他家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外债了，我这五万元借给他，什么时候才能还我呀？我这是大法的资源，这钱如果他还不上对他也不好。不借吧，丈夫就不高兴，看当时的情形就是不还丈夫也要借。再看看同修 L，现在无论是学法还是修心，各方面都在稳步的提高，如果不答应，丈夫就会发脾气，我不能让任何干扰同修 L 的事情中途插进来。表面是借钱，实际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就答应了，丈夫高兴的走了。由于我明白大法资源不能浪费的法理，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件事情，最后我只借了他一万元钱，丈夫也很满意。

我们小组有一位刚得法两年的新同修来和我说一件事情，说是想给同修 L 的儿子介绍个对像，这男孩大学放假回来照顾他妈妈

很用心，正好有一个女孩也是同修，没有对像，她看着挺合适，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同修 L 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不能有任何人的事插进来，她高兴不高兴都是执著，都会产生波动。也是我没和这位新学员交流明白，第二天她自己把此事跟同修 L 说了，她们都很满意，说是抓紧时间让两个孩子相处，这样一来晚上学法的时候，男孩把女孩送回家，我们集体炼功他们就没参加。这样同修 L 就不高兴了：“你平时在大学里没有环境，现在有环境了你不炼。”就埋怨那个新学员给介绍对像了，她心里一波动，马上就呼吸困难了，已经消肿的脸又开始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没有抱怨她，都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他们娘俩也向内找，结果假相消失了，她呼吸又均匀了。

由于我家二十四小时都有同修来发正念、学法、交流的，我来回开门的时候，总能看见对门的男子此时也来开门，一次、两次不在意，时间久了，同修也跟我反映，说是一敲我家的门，对门就会出来人，也有常人朋友跟我说：“你得注意点，你家对门的说你们家是法轮功基地，白天晚上不断人。”我听到后的第一念是否定这个假相，不让众生犯罪。

那天晚上学法的时候，我发现那两个孩子无论是学法还是发正念，总是不时的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的。一看到这，我心里就没底了，再联想到对门的所作所为，心想：我们这么纯正的场，加上这么多情的物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怎么办？这么多同修在这，你们愿意处对像等同修 L 好了回到自己家再处多好，万一……其实当时我已经动了人念了。

当时我们在学习《转法轮》，正好到我读：“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著心吗？我们这里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当然对你的心性要求也是高的”。当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段理的深层内涵，师父我懂了，弟子懂了，我就只管修炼我的心性，其它的什么都不管了，师父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本来对我们的心性要求就应该很高的。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就象一

碗清水，没有一丝的涟漪，平淡极了，我的细胞、我的更微观都明白了这一段法的深层内涵，我才真正体验到了：明白师父的一句话就足以过关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家的高压锅时间还没到，不知是谁就给打开了，就在这危急关头，我一把按住、关好。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的心动了，那就象高压锅爆炸一样，是很危险的。现在同修们照样来我家切磋、交流、发正念，大家畅所欲言，我家就好比一个大炼功场，有的同修说，在我家找到了“七·二零”以前的感觉。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可是同修哪里知道我那时的心态呢？如果我今天不写出来的话，也许只有师父知道，在这里我深切的认识到了，圆容整体和包容同修的重要性，这也给我们在以后的整体提高、整体配合修炼埋下了伏笔。

同修 L 在这强大的整体中恢复的很快，她那笨重的身体从上往下消，上下比例明显失调，消下去的部份恢复原样，而没消的地方就象贴上了一层厚厚的大饼。但每天都可以看到消瘦的部份往下走，但是消到腹部以下的时候就不往下走了，不但不往下走了，我看到还有一条腿变粗，心想这到底是差在了哪里呢？那天下午，她去卫生间很长时间也没有出来，我和几个同修在外屋等她，后来她在卫生间里说：“某某（指我），一会儿我得跟你说，不说不行了，你看我这一口气都上不来了。”我一看她呼吸困难，脸憋的很大，嘴唇发黑，眼睛往出凸。我们把她从卫生间扶到客厅的沙发上，一个同修说：“你现在就说吧，还等啥，你都啥样了，还不说。”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这几天就我怨那个介绍对像的同修，其实怨人家是不对的，我要没有那个心她能来吗？刚开始我以为那个小姑娘家庭条件好、工作好、又是同修就同意了，后来看耽误修炼了，就往外找，怨同修又怨儿子的，说是耽误修炼，其实我要是不同意，他俩能处吗？当时儿子问我我也同意了，现在又反过来怨人家。”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她马上就上来气了，脸色也好看了，嘴唇也不黑了。

当时给我的感触太深了，我看到了向内找和向外求的差别。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向内找，其中一个同修说：“同修 L 想给儿子找一个好对像，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我环视一下在场的同修，其中包括我在内，家里都有二十多岁的孩子，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想给孩子找个好对像的心，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过我们：“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谢谢师父让我们发现了这个执著儿女情的心，去掉它。特别是同修 L 的儿子也深刻的向内找，他把在学校中没守住心性和不合法的事都说了，他边说，我边哭，我哭啊，这是感动的泪水，这是钦佩的泪水，这是人吗？这不是神吗？如果是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能说这样的话吗？这一次我又发现了我很的执著心，如怕心、爱管闲事的心、很强的自我的心、总觉得自己对的心、爱面子的心、爱干净的心等等，感谢师尊让我发现这些执著心，修去它。

通过这次整体向内找之后，同修 L 的腿一天多的时间就从腰部消到了膝盖处，我们大家都体验到了向内找的美妙，体验师父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4]师父，现在弟子懂了，时时离不了这个法宝了，同修 L 也恢复得很快，几天的时间又消到了小腿的底部、脚脖子的部位。

通过这次的整体配合，我们大家都悟到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法是有标准的，不会因为有的同修有病业关了，法对他的要求就严了，而没有病业的同修法的标准在你这也不会降低的，不修这颗心同样过不去，同修 L 的思想稍微出现一点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都吸取了正面教训，到农历的腊月二十二日，同修 L 和她的儿子高兴的回家了。

三、整体配合营救狱中同修

大陆东北某监狱非法关押着很多大法弟子，有的十年、八年，也有三年、五年的，这个邪恶的黑窝，有的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就被迫害致死了。对待非法刑期已满的坚定不“转化”的

大法弟子，狱方勾结当地“六一零”人员来接，然后“六一零”直接送去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的迫害比在监狱更加惨烈。面对这种情况，我地协调同修说：“同修的事我们得管，‘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3]以后监狱再放人，我们就去近距离配合解体邪恶、营救同修，不让众生犯罪，绝不能让邪恶把同修带走。”

二零一三年初，我们多次配合整体，圆容师父所要的，因为路走正了，一切都很顺利。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两名大法弟子将要走出黑窝，因为该监狱知道前几次释放大法弟子来了很多人，“六一零”根本接不到人，这次他们预谋在凌晨五点放人。接到消息后，我们就零点动身驱车前往监狱。当我们凌晨四点多到达的时候，监狱门前早已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同修们谁也不说话，都默默的发着正念，也有一部份大法弟子在跟狱方讲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有一个好的未来。

北方的四月乍暖还寒，同修们没有一个动心的，过程中都是正念解体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大概五点多钟吧，两地“六一零”的车都到了，他们都带来两位同修的家属，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大法弟子，就气急败坏的打电话调集警力，从各个道口拦截，准备实施大面积绑架。同修们仍然不动心，有的主动和“六一零”人员及家属讲真相、劝善，其他人默默的配合发正念。大约僵持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早晨七点十二分左右，监狱的大门打开，两位大法弟子走了出来。同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位同修献上一束鲜花，更有一大法弟子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点燃，两位大法弟子在热烈的掌声中、在鞭炮声中、手捧鲜花，在外面大法弟子的簇拥下上了大法弟子事先准备好的车。“六一零”的人也想接。可是根本就靠不上前，两位大法弟子分别上了两辆车，第一辆车开走了，“六一零”的人准备追第二辆车，同修们一看，立即把“六一零”的车团团围住，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此起彼伏在监狱的上空回荡，震撼寰宇。

这是正与邪的较量，这是善与恶的抗争，邪恶在这次较量中以

失败告终。“六一零”的车根本开不出重围，“六一零”人员就从车上下下来给我们录像，所有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无论邪恶怎么表演就是不动心，过了十多分钟后，同修的车早已开的不见踪影，同修们才各自散去。“六一零”的车仓皇逃走。所有参与的大法弟子都见证了这感人的一幕，而在宇宙的某一层空间中也记载着这一幕。

四、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

在一次和同修交流中，一位同修说应该主动配合协调人，把大家都找出来，整体稳步的往前走，你自己冲上去不行，大法弟子很多都是王，要让他们有锻炼自己的机会。八月份的一天，我得知某地要对四位大法弟子同时非法开庭，四位大法弟子都聘请了正义律师辩护，我想这是一次多好的解体邪恶、救度世人的机会啊！这一次我主动配合协调人，事先和我组的同修交流，同修们反应都很热烈，都很愿意近距离配合发正念，我就开始联系车，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场面非常感人，我组同修除了两位需要上班的之外，其他人都来了。我只联系了一辆车，却来了有两辆车的人，我主动把机会让给了新走出来的同修。同修们走后，一位同修大姐一脸遗憾的说：“不是说好了我去的吗？怎么没有我的位置呢？”我说：“大姐，以前整体有事找谁去谁不去，现在同修都能主动走出来配合整体了，这多好啊！我看每个人都象一朵花，以前没人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在有人去了咱们就不去。”同修大姐说：“这是一种境界啊！我怎么就没这么想呢？”我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们大家都会心的笑了。那天我们这些没去上车的同修在我家学半小时法，发半小时正念，直到晚上大家才离开。

通过这次整体配合，大家都认识到了，不管去上去不上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让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有机可乘。这次整体配合效果非常好，用律师的话说：“法官非常好，中间辩护的过程几乎没有打断，把该讲的（真相）都讲到位了。”既震慑了邪恶，也救度了在场旁听的众生，而且被

非法庭审的四位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加持下正念都很强。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

五、家人的转变

我的丈夫同修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初和我一起得法的，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由于我四次被非法关押迫害，给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他一段时间不愿我和同修接触，有同修来找我他就给人家甩脸子，甚至撵同修走，当然同修心性很高，没有和他一般见识。其实我知道丈夫不是坏人，就是有怕心，对照法我向内找，原来是我有怕心，同修是一面镜子嘛。后来我主动克服怕心，在我家组建学法小组以来，丈夫的改变非常大，由刚开始的只允许一个老同修来，到后来同修在我家二十四小时不断人，现在有同修来我家，他主动开车接送。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整体配合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和我说：“以后整体有事，你得多参加。”认识他的同修都说他的变化太大了。

而我儿子也由当初的百病缠身（当初我是因为他有病才得法的），变成了一米八的帅小伙，也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周围的人都夸他人品好，不吸烟、不喝酒，有买菜回来提不动的老人，他都主动帮忙拎菜。有一个邻居把一个装有厚厚一摞钱及许多证件的钱包掉在了地上，他捡起来跑了好远才追上去还给了人家。这些他从来都没和我提起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更可贵的一点是，他在大学校园里都没有处对象，我问他：“听说有校花追你，你怎么不处呢？”他却说：“妈妈，处对象不能只看漂亮，我处对象是有标准的，第一得是支持大法的，第二得不化妆的，第三得是妈妈和姐姐同意的。”看到有同修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丢弃时，儿子就默默的拿回来交给我。现在所有的家长都说孩子不好管，说轻了不听，说重了和父母生气。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的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5]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何德何能今生能得此大法，能遇此恩师，回想我小的时候衣服脏了都没有肥皂洗，整天脏兮兮的，我

也没有一个朋友和同学，现在有这么多真心帮助我的同修。父母给了我肉身，师父给了我高尚的灵魂，现在我每天都在感恩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宇宙众生都不敢轻看的生命！师父啊！您给了弟子那么多，有的是弟子能知道的，有的弟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弟子无以为报，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寸草难报三春晖。师父啊！又是一年中秋节，我们在您为“众生业债一身当”[6]中又走过了一年。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在做好三件事中多下功夫，整体配合、整体提高，不管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一定圆容师父所要的，共同迎接法正人间那一刻的到来，谢谢师父！叩首！谢谢同修，合十！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修内而安外〉

[3]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5]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6]李洪志师父经文：《洪吟三》〈还原〉

当我符合法时 警察就变了

文 / 上海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虽然修的不好，也不擅长写文章，可是我觉的每次写修炼心得体会的过程是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修去自己执著心的过程。这次法会，我想把遭到绑架后，自己信师信法，师父和大法如何保护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

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面对警察讲真相

一天，我正在街上讲真相，突然两个便衣从我身后拽住了我的双臂，抢走了我的拎包，强行将我塞进一辆黑色的小车，驶进附近的派出所，把我关进了警察办公室。

在派出所里，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自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就和昔日同修失去了联系，没有同修知道我被绑架，没有人帮我到明慧网上曝光，没有人帮我发正念，怎么办？再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1]所以后来面对警察时，心里没有一丝害怕，没有一丝仇恨，只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使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当天国保警察等人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家的电脑主机、打印机、刻录机、塑封机等私人物品，连清单也不给。第二天下午，国保的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警察办公室，里面有六、七个年轻的男女警察，其中有的抄过我的家。我刚坐定，脑中突然打入一念：“不要配合。”我想是师父在提醒我，我拼命回忆师父的讲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师父这段讲法的原话，只能回忆起我理解的大意：任何事情都不要配合警察。同时想到：在这场迫害中警察也是受害者，也应该得到大法的救度。

没等他们开口，我就平静的问：“你们都吃过午饭了吗？”他们都说吃过了。我说：“我还没吃过早饭呢！”国保的警察 A 立即说：“你已经成仙了，还用得着吃饭吗？”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只是做人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做人标准是真善忍，其它都跟别人一样，我们也是要吃饭睡觉的。”警察 A 又说：“那你绝食好啦！”我说：“我就是不绝食！我就是要吃的饱饱的给你们讲真相。”他说：“看来，你是个理智的人。”他就叫人去给我买午饭。

警察 A 翻看着从我的包中搜去资料：有《九评共产党》、神韵晚会光盘、《明慧周报》、《明慧画报》、《“三退”与平安》，上面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得福报的例子等等，他们问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全世界公开的法轮大法明慧网站上下载的。只不过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封掉了，但你只要到谷歌网站上搜索到自由门等翻墙软件就可以上去了，我每天都上去，你们都应该上去看看，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国保的警察 B 立即问：“你们明慧网为什么叫我恶警？”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知道他受邪党谎言的毒害很深，心想一定要挽救他，不能让他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做害己害人的事了。我说：“我把这些资料都送给你们吧，平时我想送给你们看还送不进来呢。你们都仔细的看一看吧，份数不够的，你们可以轮流看，看明白了会有福报的，看完后再带回去给你们的家人看，让他们也明白真相，你们会功德无量的。”有好几个警察都说：“好的。”

午饭买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一天半没喝水了，在我一再要求下，终于给我倒了一杯水，里面有很多白色的沉淀物，我举起杯子左看右看，闻了又闻，没有异味，但不敢轻易喝。警察 A 说：“放心好啦，不会给你下毒药的。”我说：“难说，我得小心点。”我心里默默念道：请师父加持，如有毒药的话，让毒药失效。

面对这些年轻的警察，我一边吃饭一边说：“你们个个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是你们却在做着毁掉自己前程的事，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难过。”他们说：“怎么啦，我们没做坏事啊。”我说：“你们是正在做着坏事，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我接着说：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讲的是真正的佛法，讲的是宇宙的真理，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规律，是高层次的科学。谁按照他去做，谁就会得益。我们修炼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如何重德、修心、从善、做好人、做好事、不做坏事，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连骂人都不可以，我们怎么会去杀人呢？如果我们杀人的话，那我们的善体现在哪里呢？所以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杀人等等对法轮功一系列的负面报道，都是共产党栽

脏和诬蔑法轮功的，法轮功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明慧网上有法轮功的所有资料，都是免费下载的，你们可以到明慧网上看一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就什么都明白了。修炼法轮功属于一种信仰，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嫉，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你们参与迫害法轮功是在执法犯法，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共产党干害己害人的事了。

警察 B 说：“共产党给我钱，我就给共产党干。”我说：“你错啦，共产党不挣一分钱，它自己都是老百姓养活的，它的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共产党不过是转了一下手，是老百姓养活了你们。你们的职责应该是除恶扬善，保护好人，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却遭到绑架、判刑、坐牢、甚至被活摘器官。我真心希望你们赶快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因为宇宙的理是善恶有报的，一个人做好事会得到好报，做坏事会得到恶报。河南省登封市模范公安局长任长霞，你们都认识吧。”他们说：“认识。”我说：她为什么能成为“模范”？就是因为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天发生车祸时，她坐在高级进口轿车最安全的座位上，却被甩出车外当场暴死，死状极惨，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睛，而车内的其他人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罪业深重，遭到了恶报。而且祸及家人，她死后四年，她的丈夫患癌症也死亡，她十多岁的儿子成了孤儿。任长霞的妹妹从不相信善恶有报，也不得不承认她姐姐遭到了恶报。在公安系统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太多了，你们可以上明慧网看一看。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工资、奖金而迎合共产党的需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诽谤佛法，甚至仇视修佛的善良人，残害善良的百姓。其实，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不会保护任何人的，连它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大家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职位比你们高的多吧，不也在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投入了大牢，何况你们小小的警察呢，其实警察也是老百姓，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到共产党不需要你们这么干的时候，谁会保护你们呢？也许

你们还不知道，江泽民曾提出以杀一批警察为条件给法轮功平反。要不是我们师父慈悲，说不定你们已经人头落地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江泽民自认一生做了两件蠢事，其一就是发动迫害法轮功。连江泽民自己都后悔了，你们也应该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吧，如果遭恶报了，不能上班了，共产党还会给你们工资、奖金吗？其实，连看病都要自己承担一部份费用的。

我又给他们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告诉他们如何翻墙上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我还说：你们都在高危岗位上工作，如果我的孩子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一定会劝他辞职。为了你们的平安，也为了你们家人的平安幸福，我建议你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你们可以辞职，“三退”后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能找好工作；如果不想辞职，那就在原来的岗位上利用你们的权力保护法轮功学员，那是功德无量，一定会得到福报。

警察满意我的回答

吃完午饭，警察 A 开始用电脑给我做笔录了，问我这些资料是谁做的，我说是我做的。他不相信，他说：“你的电脑技术不会比我好吧？”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开智开慧的，你到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连平时拿锄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能拿鼠标上网，做资料。他又问：“电脑是谁买的？”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教诲不能配合他，如果我配合他就是在害他，我就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马上说：“噢，好好好。”接着就问下一个问题，我还是回答：“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我都这样回答他，他都说：“噢，好好好。”突然，他说：“不行，我做的笔录应该是一问一答的，现在只有问题，回答是空白，怎么行呢？”我说：“我不是都回答你了吗。”他说：“你回答什么了？”我说：“我的回答是：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你在每个问题下面都写上我这个回答就行了。”他立即说：“噢，好好好。”然后，他就真的在每个问题下面打上“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问答进行的很顺利，由于自己修的不扎实，

其中有一个问题自己觉得无关紧要，我就如实做了回答。警察 A 马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并说：“不是说好了不回答的吗？怎么又回答了呢？”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又偏离了法，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提醒我。我立即说：“对不起，我修的不好。以后再也不作具体回答了。”他立刻满意的说：“好好好。”

笔录结束后，警察 A 叫我签字，我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立刻说：“噢，好好好。”他就真的不要我签字了。

接着，警察 A 和警察 B 把我带到楼下的一个小房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干什么，但心里并没有害怕。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台式电脑，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把我关在这里让我上明慧网吧。”警察 B 说：这里的电脑不能上外面的网。然后，他们让我在办公桌前坐下，警察 A 和警察 B 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他们拿出一些文件放在我的面前，警察 B 说：“请你配合两件事。”我说：“哪两件事？”他们说：“一个是拍照；一个是按手印。”我平静的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立即就说：“噢，好好好。”并马上把我送回了原来关我的办公室。

他们关了我三十六小时没让我睡觉，我就要求他们放我回去睡觉，结果这一念之差，我被他们骗进了看守所。第二天，国保的警察来提审我，我则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讲真相、劝善。他们问我具体问题时，我还是用“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来回答他们，他们一听到这个回答，总是很满意。

最后，他们要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不签。我说：我签了就是在害你们，就证明你们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那你们的罪业就非常深重。如果我没签字，这份材料就不能生效，到时法轮功平反了，你们就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这就是在保护你们。他们听后就不再让我签字了。而且后来的几次提审都没有要求我签字。

不脱衣搜身，不穿囚服

进看守所时，有一个吸毒的女青年和一个传销的年轻女子和我

一起被送进了看守所。在狱警办公室里，有两个女警要求我们逐一脱光所有衣服，一丝不挂的被搜身，对脱下的衣裤都要仔细的搜查。我排在第三个，当狱警给她们俩搜身时，我在一旁看着，她们都非常顺从，不敢有一点点的反抗。最后，她们都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后背标有号码和××看守所的囚服，被送进了监室。我想她们都是犯罪嫌疑人，可我修炼法轮功不违反任何法律，没做任何坏事，我是好人，不应该这样对我搜身。所以轮到给我搜身时，我对狱警说：“我老太婆了，就不用脱衣服了吧。”由于我前面的一念在法上，她们竟然说：“好的。”接着，一个狱警用手拍摸了一下我衣服口袋的外面，就说：“好了。”由于我的外衣和外裤上都有金属拉链，她们说考虑到别人的安全，我必须换上看守所的衣服或者把拉链剪掉。我就说我不穿囚服。她们说不是囚服，我一看是普通的棉衣裤，我就换上了。最后，她们连黄马甲也没给我。所以，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从未穿过黄马甲。

“我是好人，不守监规”

接下来，狱警在电脑上打我存放在她们那里的物品清单，我就坐在她旁边轻声的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她为什么要三退，如何翻墙给自己“三退”，她也没反对。最后她给我讲了作息时间和看守所的一些规定，其中包括不许炼功，不许大声喊叫，必须背监规，到第十天参加考试，每天上午要坐板反省，必须遵守监规（监规就贴在监室的墙上）。她还说：如果老老实实的遵守这里的监规，日子还是蛮好过的；如果不遵守监规，那就难说了。最后她问我：“听清楚了没有？”我说：“听清楚了。你讲的非常清楚。可是这些监规对我不合适，因为我没犯错，我修炼法轮大法没犯法，我是好人，不用遵守监规。”她又说：“不管什么原因到了我们这里就得遵守监规，没有例外的。”我说：在迫害法轮功中，警察也是受害者，也应该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不遵守监规，就是在保护你们，不让你们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是慈悲于你们，而不是对你们本人的抵触。参与迫害

法轮功罪业是非常深重的，会遭到恶报的，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为了你们的平安，我不能遵守监规，我不背监规，也不参加考试；我可以坐板反省，但我反省的不是你们所要求的，而是反省我修炼上哪儿不对啦、有漏啦。她说：你只要坐那儿？可以了，你脑中想什么我们是不管的。我又说：“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要炼功。”这时她婉转的说：“慢慢来吧。”

因为我对“我是好人，那些监规对我不合适，我不背监规，也不参加考试”的这一念一直非常坚定，所以后来狱警每天上午到监室来抽背监规，每个人都会被抽到，背不出的人，还会被狱警训话，但狱警从来不抽我背监规。同监室的一个在押人员告诉我：以前有一个炼法轮功的老太太，能够把监规一字不差的背出来，狱警把她当作典型作宣传。我听了也不动心，只觉得同修不应该背监规。到了第十天，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问我：“今天是你进来第十天了，要参加监规考试了，你还考不考？”我说：“还考试？我没背监规，我也不考试。”她立即叫另一位狱警把我带回了监室。

堂堂正正炼功

在家时，我每天早上参加三点五十分的晨练。可监室里没有钟，也不允许戴手表，无法知道时间。头两天，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只是在天蒙蒙亮时坐在被窝里炼第五套功法，监室的人和狱警都没管我。到了第三天我被换到另一个监室，这个监室的人不许我夜间起来炼功，说是会影响她们休息。我一口答应，我说我是修炼的人，我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到了第四天上午，当她们在坐板反省时，我就站在床前的地上背对着她们，也即背对着走廊（走廊上不时有狱警走过）炼功，不一会儿一个狱警在走廊上对着我们监室问：“她在干什么？”监室的其他人说：“她在炼功。”那狱警就叫我不要炼了。我转过身来对她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炼功。”那狱警就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狱警，还是叫我不要炼功，我又转过身去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炼功。”她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突然想到：我应

该转过身来面对所有的人堂堂正正的炼功，这样可以让监室的在押人员以及走廊上走过的所有狱警、劳教人员、在押人员等等都能看到我炼功，我想国外的同修在游行时还展示功法呢，我何不也向他们展示一下呢，我立即转过身来面对所有的人炼功。结果再也没人叫我不要炼功了。

同监室的在押人员被邪党毒害的很深，昨天我跟她们讲真相，她们都不听，说她们只相信共产党的，非常仇视法轮功，说我空虚，活在虚幻中……这时她们看着我炼功，纷纷说：法轮功的动作真好看，至少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第五天上午，我站在那儿正准备炼功，突然走廊上出现一女检察官，问我：“你就是新进来的某某某吗？”我说：“是的。”她说：“你要炼功就炼吧。”我说：“谢谢你。”她转身往回走了几步又折回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说共产党会被天灭掉，可是共产党里面还有许多好人不该灭掉啊！”我说：“你说的对，所以我们才叫大家三退。”她说：“噢，我明白了。”从此，我每天都堂堂正正的炼功。

一次，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你可不可以不炼功？”我说：“不可以，因为这是我修炼的需要。”她问我要炼多长时间？我说应该是两个小时，可是在这里我没有炼功音乐，监室也没有钟，时间控制不准，大约在两小时左右。她问我在家什么时候炼？我说：每天早上三点五十分炼。可是在这里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上午炼，可我发现每天上午你们都到监室来处理很多事情，我怕影响你们工作，同时你们也影响我炼功，为了减少相互干扰，我又改成每天下午炼。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做事得先为别人考虑。她说：那你今天就不要炼功了，因为领导要来检查，如果被领导发现你在炼功，会批评我们的，还要扣我们的奖金。我说：你放心吧，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工作做的很好，你们领导也是我要救度的对像，我会跟他们讲真相的。

邪党总是当面搞一套，背后搞一套。那天，由于领导要来检查，本来每天要参加劳动的人一整天都不用出工了，中午还可以睡一

小时的午觉，下午整整齐齐的坐在床板上坐板反省，我则站在地上对着她们炼功，她们正好一起观看我炼功。过了一会，一个狱警在走廊上对我喊：“不要炼功了。”我对她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炼功。”她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狱警对我喊：“领导要来检查了，不要炼功了。”我说：“我是修炼人，表里如一。”那狱警马上就走了。在那坐板反省的在押人员立即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直到我炼功结束，再没人干扰我。

“我们也要师父保护”

在监室里，规定中午不能洗漱，可是到晚上劳动的人都回来了，看守所供给每个监室的开水根本不够用，如果洗澡的话，每人只能分到一茶杯开水。而中午，监室里只我和两个陪我的在押人员，因为不能洗漱，多余的开水就只能倒掉。监室的其他人就提醒我说：“你是不遵守监规的，你可以在中午洗澡、洗头。”我觉得有道理，这样可以把中午浪费的开水利用起来，我可以把晚上的水省下给其他人用。吃完午饭，我按下与狱警通话的铃，我说：“警官，我好几天没洗澡了，今天中午我要洗澡。”狱警说：“中午不能洗漱。”我又说：“我是不遵守监规的，我尊重你，才事先跟你说一下。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管我。”狱警真的再也不说什么了。监室的其他人感到非常吃惊，说：竟然可以对狱警说不要管我，狱警还真的就不管了，你真的有师父保护，就是不一样。

一天，一位领导模样的狱警特地来到监室问我：“听说你不遵守监规？”我说：“是的。”她又问：“为什么？”我说：“我是故意不遵守监规的。因为我没犯错，我修炼法轮功是好人。这些监规不适合我。”她说：“不管什么原因进来的，到了我们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定，再说你也不是我们请进来的。”我说：我们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忍。我们师父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3]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直接反对宇宙特性真善忍，所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也就直接背离了宇宙特

性真善忍，就成了真正的坏人，他的生命是没有未来的。我们常人中也说好人一生平安。因此，为了你们的平安，为了你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能让你们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所以我不遵守监规，不是抵触你们，更不是与你们对着干，而是为你们着想，是为你们好，是在保护你们。所以，我也不叫你们管教，我是好人，你们是不能管教我的，我叫你们警官。这个狱警马上满意的答道：“叫警官也行。”我立即转过身对监室的其他人说：“你们可别跟我学，因为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有师父保护。你们都得好好的遵守监规，否则会吃苦头的。”

这个狱警笑眯眯的离开了。监室中立即有人说：“有师父保护就是不一样，狱警说话那么和气，连用词都不一样，还说‘不是他们请进来的’，还用‘请’字，要是对我们，肯定说：你又不是我们抓进来的，肯定用‘抓’这个字。”然后她大声的说：“有师父保护真好，我们也要师父保护！”

“你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进看守所的时候，也许他们知道我不会配合，也就不叫我拍照、签字、按手印等，只是狱警拿了表格一边问我一边帮我填了两项内容：一项是曾经患过什么疾病；另一项是现在患有什么疾病。我怀疑填这两项内容是不是为了活摘器官呢？我想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我便如实的告诉他：我以前患过冠心病、肺炎、肝肿大两指半、胃下垂、子宫肌瘤、小叶增生、肾下垂、过敏性湿疹、咽鼓膜异常开放等等；现在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没有任何疾病。最后，在征得我同意后，给我量了血压，也非常正常，心律也很正常。

进看守所后的第四天早上，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推医用小车，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我监室的铁门前喊道：某某某，抽血。我走近铁门问道：“为什么要抽血？”他说：“要验血。”我又问道：“为什么要验血？我修炼法轮功，我没有任何疾病，我也不会生病，我也不用看病，为什么还要验血？”没人回答我。

沉默了一会，我突然想到一定是为了活摘器官而验血，我便对他们大声喊道：“我知道，你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生低下了头，狱警站那儿一动不动，两个人都无语。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你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杀人等等都是共产党造假栽赃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没有违法，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又说：医生，请你不要跟着共产党干坏事！干坏事会遭到恶报的，因为老天的理是善恶有报，为了你的平安，也为了你家人的平安和幸福，请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还是站在那儿不动。我又平和的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警察开始转身了，医生也转过身要离去，一边推动小车，一边低着头自言自语的说：“你不肯，我还不愿意呢。”他们走后，我问监室的其他人：“你们进来后都验血了吗？”竟然没有人回答我。过了一会，一位专陪的在押人员支支吾吾的应付了一句：有的人验，有的人不验。

到了第五天早上，又有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推医用小车，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我监室的铁门前喊抽血。我则走近铁门平和的对他们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什么也没说，马上就离开了。到了第六天早上，他们还是这样要我抽血，我还是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马上就离开了。一连来了三天，后来再也没要我验血。是我的回答符合了大法，慈悲的师父和伟大的法轮佛法就保护了我。

她落泪了

一天，一位比较年长的狱警站在监室门外喊我过去，我走近铁门，站在监室的里面，她打开监室的门锁，手把住铁门，轻声对我说：“下面有人要见你。但这里有规定，去下面接见外人必须穿上马甲，否则会扣我们的奖金。跟你商量，你临时穿一下，回来就脱掉。好吗？”我说：“我没有马甲。”她说：“可以借给你。”我说：“我不穿。”她立刻拉开嗓门喊道：“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这时的我，心中已经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对情的执着，心中只有救人的一念，也许修好的一面就起了主导作用，我竟然

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我宁可要你的平安。”她立即推开铁门说：“走吧！”

就这样，她带着我朝楼下的会见室走去，她用钥匙打开一道道铁门，我则用力推开沉重的铁门，走她的前面，她按规矩走在我的后面，刚下了一层楼，她突然说：“两手抱头。”我说：“我从来不抱头。你放心好啦，我不会伤害你的。”她说：“万一呢？”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没有敌人的。我们师父说：“你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4]所以我把你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的。我不抱头，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如果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就会遭到恶报。

走着走着，忽然我听到后面传来抽泣的声音，我顿时觉得很奇怪，刚才她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变感冒了呢？后来发现，她在默默的流泪。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5]

“你是仙人”

我从看守所被放出来的那天，国保的警察 B 带我来到看守所大厅办理手续，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他拿出厚厚一叠文件要我签字，他每拿出一份文件问我签不签？我就说一遍：“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就说：“好好好。”就把那份文件收起来，不让我签了。突然，窗口的一位警察 C 喊我过去，我走到窗口前，他说：“这里还要签最后一个字。”我说：“我从来不签字。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也立即说：“噢，好好好。”就不让我签字了。接着他又问我：“你身上有伤吗？”我说：“没有。”我便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随后，警察 C 便从里面走过来，竖起大拇指一边对我说“你是仙人。”一边向我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然后就回到他窗口的座位上去了。

其实，真正保护弟子的是师父和大法。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的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

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 [6] “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魔难迫害中一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的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成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7]

弟子深深懂得：没有师父的精心看护、没有伟大的法轮佛法作巨大保障，弟子就无法走到今天。弟子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在修炼的路上精進，再精進，使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竭尽全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

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明慧网！谢谢同修！合十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悉尼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李洪志师父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5]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清醒〉

[6]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7]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